

唐宋八大家古文選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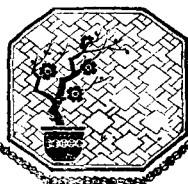
香港萬里書店出版



古典文學初步讀物

唐宋八大家古文選注

馮式注釋



香港萬里書店出版

· 古典文學初步讀物 ·

唐宋八大家古文選注

馮 式 注 釋

出 版 者：萬 里 書 店 有 限 公 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86號三樓
電話：5-632411 & 5-632412

承 印 者：嶺 南 印 刷 公 司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13號

定 價：港 幣 三 元 八 角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七九年十月印刷)

前言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中國文學上向來被奉爲散文方面的權威。大體上說來，八大家的作品，都能以精鍊的語言表現出深刻的思想與感情，所以篇幅簡短而力透紙背，在文學上成了晶瑩的珠玉。不過，八大家的作品，數量龐大，要想一一加以瀏覽，那就不是現代人的時間與精力所能辦得到的。我們這一本書，就是爲了適應現代讀者的需要，從八大家的許多作品中間，精選出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份來，向大家作一個概略的介紹。

由於這些作品大都語言精鍊而且含義深遠，所以有許多地方讀起來是不容易獲得理解的；爲了幫助現代的讀者解決這方面的困難，我們就在每一篇文章的後面，作了適當的注釋。首先是把作者的生平、文章的主旨以及作品產生的原因、經過與背景等等，作一個綜合的分析；然後再把文中的艱深詞語、特殊典故以及字音字義等等，分條作注；最後，爲使大家對於全文的脈絡獲得系統的認識，更把全文作了現代語的繙譯。這樣一來，對於現代的讀者，相信可以增加很大的便利。

要把古文的書面語言繙譯成現代化的口語，這個工作存在着很大的困難：因爲古代的語言習慣，和現代固然大有不同；古人的思想與感情，跟現代人也大有差別；而且，古人行文，重於精簡，語法上的省略之處特多，這種種情形，都是使得繙譯工作容易發生困難的。要把一篇古文繙譯得像是現代人寫的文章一樣，而又充份保留原作的風格與特點，這簡直就是一種再創造。我們在這本書中間所作的繙譯，當然不敢說是已達理想，但比起過去那些馬馬虎虎的繙譯來，總算已經做過了一番工夫，極力希望兼顧到原作的風格與譯文的流暢。至於做出來的成績如何，那就只有留待讀者們加以批評了。

本書所選的文章，大部份都是一般中學課程裏面有的。這樣的取材，一方面是爲了適合社會上一般在業青年或者是失學青年進行自修；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方便中學裏的師生獲得參考。至於其間的取捨得失，那還要請各方面的讀者多多賜教。

馮 式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於香港

目錄

師說	韓愈	一
原毀	韓愈	六
答李翊書	韓愈	一三
祭田橫墓文	韓愈	一九
祭十二郎文	韓愈	二三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三三
黔之驢	柳宗元	四〇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四六
鈞母潭記	柳宗元	五〇
醉翁亭記	歐陽修	五三
江鄰幾文集序	歐陽修	五九
龍岡肝表	歐陽修	六四

六國論	蘇洵	四
放鶴亭記	蘇軾	八
方山子傳	蘇軾	八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九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一〇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一二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一七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一五
祭王回深甫文	王安石	一〇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一三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一）、授業（二）、解惑（三）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四）庸（五）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六）、無少（七），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八）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九）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一〇），吾未見其明也。

巫（一一）、醫、樂師、百工（一二）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

盛則近諛〔二〕。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四〕，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五〕、萇弘〔六〕、師襄〔七〕、老聃〔八〕。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一〇〕，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三一〕，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三二〕，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三三〕之。

注 釋

- 〔一〕傳道——傳達真理。〔二〕授業——傳授學業。〔三〕解惑——解答疑難。〔四〕夫——這是古文常用的發語詞。〔五〕庸——這裏作「豈」或「那裏」的意思。〔六〕長——這裏音掌，老年的意思。〔七〕少——少年之意。〔八〕惑——這裏等於「錯誤」。〔九〕句讀——語意完足之文叫「句」。讀，這裏音豆，指在文中語意未斷之處，加以點分，以便於誦讀。因為古書多數沒有標點，所以句讀必須由師長傳授。〔一〇〕小學而大遺——小者指「習其句讀」，大者指「傳道、授業、解惑」。意思是捨本逐末，學習小的而遺漏大的。〔一一〕巫——替人降神祈禱的人。〔一二〕百工——各種工匠。〔一三〕詠——委曲奉承的意思。〔一四〕不

齒——齒是並列，引爲同類。不齒是不屑與之同列，羞與爲伍的意思。〔一〕邾子——邾，普談。邾子是春秋時代邾國（在今山東省）的君主，知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以告魯昭公，孔子見而學焉。事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二〕萇弘——萇，音長；弘，音宏。萇弘是周敬王時代的大夫，孔子曾從他問樂。事見「孔子家語」。〔三〕師襄——魯國的樂官，善鼓琴，孔子曾向他學琴。事見「孔子家語」。〔四〕老聃——聃音丹。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人，孔子適周，曾就老子問禮。事見「孔子世家」。〔五〕「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引自「論語」：「述而」篇，原文無「則」字，但「師」下有「焉」字。〔六〕攻——是研究的意思。〔七〕李氏子蟠——姓李名蟠，唐貞元十九年進士。蟠，音盤。〔八〕六藝經傳——六藝，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經傳，聖人的著作叫「經」，賢人解釋經文的著作叫「傳」，如「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是用來注解「春秋」的。俗有「聖經賢傳」的說法。〔九〕貽——贈送。

語 譯

古時候求學的人，一定要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達真理，指導學業或者解決疑難的。人不是生下來就曉得一切的，誰能沒有種種疑難？如果有了疑難也不請教老師，那麼，這種疑難就永遠得不到解決了。

出生比我早的人，他所懂得的真理，自然要比我深，我就拜他做老師；甚至有些

出生較我遲的人，只要他比我早一點懂得真理，我也要拜他做老師。我所崇奉的是真理，那管他的年齡比自己大或小？所以不管是貴是賤，是老是少，只要他懂得真理，便可做老師的資格。

唉！從師問道的風氣，衰落已久，想要使人沒有疑惑，自然十分困難。古時候的聖人，本來超出常人很遠，尚且要追隨老師，質疑問難；現在的普通人，資質比聖人差得很遠，却覺得追隨老師求學是一種恥辱；結果，聖人就顯得更加聖明，而愚人也愈來愈愚笨。聖人之所以能夠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老是做愚人，不都是因為這個緣故嗎？

人們愛他的兒子，便選擇老師來指導他，可是他本身反覺以求師為恥，這真是一個大錯誤。那些指導兒童的老師，不過是教孩子們讀書，讓他們學懂句讀的罷了，那絕不是我所說的傳達真理、解決疑難的老師。人們對於書中的句讀不會讀，就去找老師；但對於重大的疑問不能解決，却不找老師。小事會得注意去學習，大事却反而遺漏，我真看不出他們的聰明在哪裏。

巫師、醫生、樂師以及各種工匠，大家都不覺得拜老師為可恥；但在士大夫中間，只要有人以老師及弟子相稱，大家就包圍起來取笑他們。若問這有甚麼好笑的？

就說：「他和他年紀差不多，所信奉的真理也差不多。」這樣一來，凡拜地位低的人做老師，就反而成了恥辱，而拜擁有高官顯爵的人做老師，又覺得像是巴結。唉呀！尊師重道的風氣已不復存在，那是很明顯的了。巫師、醫生、樂師以及各種工匠，都是那些高貴的君子們所瞧不起的，但現在他們的聰明程度反而比不上，那不是很值得奇怪嗎？

古代的聖人沒有一定的老師，孔子曾經拜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做先生。郯子等人的賢明，其實趕不上孔子。孔子說：「三個人一起走，裏頭一定有我的老師。」所以學生不一定趕不上老師，老師也不一定勝得過學生；不過，懂得真理有早有晚，在學業上也各有各的專門，這就是了。

李蟠今年十七歲，喜歡學古文，六藝和經傳，都已讀過。他不受習俗的拘束，來跟我學習，我佩服他能夠仿照古人的作風，因此作了這篇「師說」送給他。

綜合分析

這篇文章的作者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中的第一個領袖人物，在中國歷史上，又可說是散文形式的成功改革者。他字退之，先世居於昌黎郡（今河北通縣東），故又稱爲「韓昌黎」。三歲時，他就父母雙亡，賴兄嫂撫養長大。自幼刻苦讀書，盡通六

經百家之學。唐朝貞元年間，中了進士，累官至吏部侍郎，死後諡號爲「文」，世稱韓文公。他平日提出「文以載道」的口號，反對當時的駢僵文體，主張復古，因而開創了唐宋兩代的古文形式。後來，宋代的大作家蘇軾稱頌他，說他「文起八代之衰」，因此佔了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首席。他生平的作品，輯爲「韓昌黎集」。由於當時駢體文的勢力尙盛，他爲了提倡古文，就不能不極力吸收門生，造成聲勢；但當代的社會風氣，對於年齡相近而學問水準相差不了遠的人，互稱師生，往往採取譏諷的態度，因此他就寫了這篇文章，說明年齡相近，學業相去不遠，也未嘗不可以結爲師生，因爲只要老師有一技之專、一日之長，對學生都可以發生很大的指引作用。這還是希望大家拋開成見，大胆地追隨他學做古文。這篇作品，名義上雖說是爲贈給門生李蟠而作的，但事實上已成了推廣古文運動的一篇間接「宣言書」了。

原 毀

韓 愈

古之君子〔一〕，其責己〔二〕也重以周〔三〕，其待人也輕以約〔四〕。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五〕。

聞古之人有舜〔六〕者，其爲人也，仁義〔七〕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

「彼〔一〕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二〕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三〕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

其于人也，曰：「彼人人也，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賢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四〕，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爲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五〕，其待己也廉〔六〕。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吾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許其二〔七〕；究其舊〔八〕，不圖其新〔九〕。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源，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二七〕，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象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二八〕者必其人之與〔二九〕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試語於象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三〇〕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

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注 釋

〔一〕君子——指才德出衆，品行端正的人。

〔二〕責己——責備自己。

〔三〕周——周密、周

到。這裏也可作深厚解。

〔四〕約——大約、約略。這裏也可作淺薄解。

〔五〕善——向善或

改過的意思。〔六〕舜——指虞舜。他是上古時代享有賢名的君主，後來把帝位讓了給夏禹。

〔七〕仁義——就執政者來說，是指愛百姓、講人道。就普通的人來說，是指待人盡情，處事得當。

〔八〕彼——指舜。

〔九〕周公——周朝的大聖人。姓姬名旦，文王之子。自武王死

後，輔佐成王，規劃制度定禮樂，創冠婚喪祭之儀。

〔一〇〕彼——指周公。

〔一一〕恐恐然

——懼怕的樣子。

〔二〕詳——詳細，詳盡。這裏帶有求全責備的意思。

〔三〕廉——作

寬容解。

〔四〕舉其一，不許其二——「舉」字是讚揚的意思，「舉其一」即是舉出一件好

處，但跟着的第二件事就不再讚許了。

〔五〕舊——指舊惡。

〔六〕新——指改過自新。

〔七〕修——反省、改善。

〔八〕應——呼應，相應。

〔九〕與——參與，這裏引伸爲同黨、

同類的意思。

〔十〕說——與下一句的「說」字同，通「悅」字。

語 譯

古時候有才德的君子，他們對於自我責備看得很重，一點也不肯有遺漏的地方；至於責備別人，却較輕，處處肯加以曲諒。由於自我責備時特別著重，也特別週詳，那就可以使自己經常改進不懈；由於對別人責備得輕，而且常常加以原諒，那就容易使人樂於爲善。

比方聽說古代有位名叫舜的君王，他爲人很有幾分正義感，又很仁慈，於是便極力推求他成功的原因，自己責備自己說：「他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爲什麼他能這樣而我却不能？」似此一天到晚地想，盡量丟掉比不上舜的地方，極力效法舜的一切行爲；又比如聽說古時有個叫周公的，他的爲人，多才多藝，推求他爲什麼能夠成爲周公，於是自己責備自己說：「他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爲什麼他能夠如此而

我却不能？」似此從早到晚地想，盡量除去不及周公的地方，極力效法周公的種種行為。大家試想：舜原是一位大聖人，後世人沒人能及得上他；周公也是一位大聖人，後世也無人可及。但這個人却說：「比不上舜、比不上周公，就是我的大毛病。」這不是對自我責備看得很重，而且自責得極其嚴厲了嗎？

至於對待別人，却說：「那人不過是個普通人，能夠這樣，算得上是個很好的讀書人；能夠精於這一方面，那就算得上是個賢人了。」只要有一事可取，不必再多事苛求；只要現在很好，不必追究過去的劣迹。提心吊胆地惟恐別人不能得到爲善的好處。大家試想想：一樁善事，總是容易做到的，一種技藝，也總是容易學成的，但在對待別人的時候，却說：「能有這種表現，已很不錯了。」或者說：「能夠精於這一方面，已經很好了。」那不是對別人責備得輕，處處予以原諒嗎？

現代之所謂君子，却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對別人責備得特別嚴厲，對自己却極爲寬容。由於責備別人過於嚴厲，就使別人覺得爲善不容易；由於對待自己過於寬容，所以自己取得的警惕也就不多。自己其實沒有什麼本領，却說：「我在這一方面已很精通，也就夠了。」自己其實還沒有什麼才能，却說：「我在這方面有點才能，也就夠了。」這不但是騙人，也是自己欺騙自己，結果是半點收穫也沒有，就停止前進